

# 改變的動力

從日本的明治維新說起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

12月初我出席在名古屋舉行的日本三地帶扶輪研究會，會中有一場主題為「これからのロータリーを考える」的精采論壇，一向屬於傳統菁英主義的保守派日本扶輪對於2016年立法會議的重大改變，顯然有些不安和疑慮，但是最後的結論是只要扶輪的精神沒有改變，就不會影響今後扶輪的發展。

這使我想起什麼樣的力量激勵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能夠在短短的廿年間，將日本徹底轉型為強盛的文明國家，這就要回溯到當年的啟蒙者薩摩藩（現鹿兒島縣）藩主島津齊彬和長州藩（現山口縣）的藩士吉田松陰了。

由於德川家以幕府大將軍之姿，挾天子以令諸侯，統領國政三百年，腐敗無能，造成朝綱不振，又遭歐美各國的虎視眈眈，國勢岌岌可危。當時的島津齊彬鎮守西南疆土，眼見西洋文明的進步，又目睹黑船來襲的危機，因此認為放眼世界，輸入西洋科學，才是富國強兵之策，為了國家的前途，他主張公武合體，並成立了蘭學（註1）開成所，不分階級的致力於教導蘭學，因此培養出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藩士成為後來的維新三傑（註2）。島津齊彬為政清廉，與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土佐藩主山內豐信、福井藩主松平春嶽等並稱為幕末四賢侯。



明治天皇

長州藩的吉田松陰並無顯赫的出身，他只是一介藩士。由於熟讀當時列為禁書的「海國圖志」，也涉獵了不少西洋文明，使得他眼界大開，因此他認為日本一定要不分階級的文明化，才能自立圖強。

於是辭退了培育士族子弟的明倫館塾頭職務，繼承叔父的「松下村塾」，不分階級的教授西洋文明，因此培養了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維新志士。後來不幸在掃蕩「尊王攘夷」派的安政大獄中被處死，他在辭世詩中寫著：「吾今為國死，死不背君親。悠悠天地事，鑑照在明神。」

島津齊彬和吉田松陰都是促成日本變革的啟蒙者，也是明治維新的精神教父。但是要徹底改變長達六百年歷史的幕府體制，畢竟是一件天大的難事，因此也衍生了很多不同的思想。從島津齊彬和公卿岩倉具視的公武合體說、西鄉隆盛的尊王攘夷說、大久保利通及岩倉具視的王政復古、大政奉還等。而在改革的過程中也犧牲了不少的志士，尤其是安政大獄最為慘烈。

直到土佐藩的坂本龍馬居間奔走於薩摩藩與長州藩之間，消泯了兩藩在蛤御門之變的宿怨，而促成「薩長同盟」，復獲得幕府重臣勝海舟的居中斡旋，使得薩長聯軍得以不流血進入江戶城，奠定了明治維新的基礎，而坂本的「船中八策」也成為維新政府的國政藍本。後來坂本龍馬卻被佐幕派武士狙殺而亡。



島津齊彬



西鄉隆盛



大久保利通



木戶孝允



岩倉具視



坂本龍馬



岩倉使節團



明治維新英雄榜

任何改革一定會影響到既得利益者的權益，當時東北諸藩為保全藩國的勢力而發動戊辰戰爭，並組成奧羽越列藩同盟以抗拒王政復古。但是與皇室關係密切，雄踞出羽秋田藩的藩主佐竹義堯盱衡情勢，乃率其支藩退出同盟，轉而支持版籍奉還，未幾戊辰戰爭終告失敗。

此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岩倉具視等積極啟動明治維新，並派遣岩倉使節團前往歐美諸國考察。由於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使得武士的地位漸趨式微，引起士族們的不安。為此執掌新政府軍事大權的西鄉隆盛開始與大久保利通不合，遂因屢次抗命而遭罷黜。西鄉隆盛乃一恪遵武士道的忠貞士族，他於是掛冠返鄉後，即結合九州諸藩的士族組成反抗軍而爆發西南戰爭，後來不敵而敗，西鄉隆盛乃切腹身殉，但是他的精神至今仍被稱道，被尊為日本「最後的武士」；大久保利通後來也在史稱紀尾井坂之變中遭石川縣士族暗殺身亡，政府特為他舉辦了日本第一次的國葬儀式，民間則稱譽他為日本的「鐵血宰相」。

當時日本的變

革是經歷過諸多不同意見的整合，也付出無數生命的犧牲，才造就明治維新的成功。而支撐改革最重要的精神，乃是來自全國官民一致以國家主義為中心思想的信念，才使日本在一夕之間成為世界列強。

西鄉隆盛曾經質問坂本龍馬為何經常改變想法，坂本說：「君子從時，時間日日推移，形勢時時有變，順應時代潮流，方為君子之道，固執己見終將落於時代之末！」。

扶輪是否需要隨著時代及社會情勢之變遷而有所變革，才能永續的發展？

註1：「蘭學」指的是日本江戶時代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雖稱為荷蘭科學，亦可引申為西洋科學。

註2：「維新三傑」是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三人。



頒布明治憲法